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三十六回 再博魚計賺天祿 三折銼義服韓通

詩曰： 燃香鬱金屋，吹管鳳凰臺。
春朝迎雨去，秋夜隔河來。

珠彈繁華子，金羈遊俠人。
酒酣白日暮，走馬入紅塵。

右錄庾信孟浩然二絕

話說鄭恩見趙匡胤韓素梅兩個殷勤款洽，違了男女授受不親之言，一時不明委曲，便要各奔前程，把匡胤奚落了幾句，往外便走。匡胤慌忙趕上，一把扯住了，說道：「三弟，你實未知其故，這就是愚兄時常對你說的二嫂嫂韓素梅，疏遠了多時，今日偶然相遇，所以如此。」鄭恩道：「噯！就是大名府那個小娘兒二嫂子麼？怪不得見了你這等親熱，原來是親丈夫，自然該的。」回轉身來，叫聲：「二嫂子，樂子見禮了。」彎腰曲背的作了一個半截揖。素梅連忙還禮。把那祿哥歡喜得迷花眼笑，說道：「今番我造化到了，昨日我祇認個乾爹，不道今日竟認個親爹到家了。」素梅喝聲：「畜生胡講！快與我看取茶來。」祿哥答應一聲，往裏去了。素梅便請匡胤鄭恩坐下。匡胤問道：「你自來不曾生育，這個孩兒那裏來的？」素梅道：「這孩兒原是我姐姐所生，八歲上他娘亡了，無所歸依，妾又無人照應，因此把他過繼為子，年紀雖小，倒也伶俐，更且極知孝順，稱我心懷。」匡胤聽說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委實好個伶俐的孩子，可惜不是吾的親骨肉。」鄭恩把嘴一啞道：「二哥，你說這話兒，可不寒了那娃娃的心哩，管他甚麼青骨血白骨血，收這兒子，祇當與你壓個子孫兒，要是二嫂子壓下個娃娃來，卻不是他的翅膀麼。」韓素梅聽了此話，掩著嘴，格的一笑，引得匡胤也是大笑起來。不道這句話，倒被鄭恩說著，後來南清宮的八大王，就是韓妃所生，因為母親出身微賤，承襲不得天下。又因太后遺旨，命太祖萬歲之後，將大位傳與兄弟匡義繼立，免得幼沖嗣位，被人篡奪，一如五代的故事。此乃太后深微之慮，鄭重之心，古來后妃所不及也。後話莫提。

再說匡胤等三人正在閑談，祿哥送出茶來，與弟兄二人吃了，立在旁邊說道：「父親，你如今比不得外人了，這裏房子雖小，卻有三間，盡可住得，何不把行李搬來，與三叔一同住在這裏？強似在飯店中棲身，無人服侍，又要多費盤纏。」匡胤大喜，正中心懷，說道：「我兒此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住在這裏，乃是二嫂子的丈夫，可也住得，樂子是個外人，怎麼與你同住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你這話便是見外了，俺二人雖是異姓，勝比同胞，怎的分其彼此，快同祿兒去算還店帳，把行李等項一齊取了來。」鄭恩不好違阻，祇得與同祿哥走出門去，不多一會，把行李兵器馬匹俱各取回，把馬拴在槐蔭樹下，行李兵器安在一間房內。匡胤取出兩塊銀子與祿哥，買了些雞魚肉酒，素梅在廚下收拾停當，把來擺在桌上，弟兄兩個，對坐飲酒。雖是草堂茅舍，倒也幽雅清閑，不似那飯店客房，喧嘩嘈雜。正是：

屋小乾坤大，檐低日月高。

二人酬酢歡談，直至更深人靜，興盡壺乾，纔把殘肴撤去。又乘了一回兒涼，然後安寢。

次日，匡胤起來，叫聲：「祿兒，天氣炎熱，這馬缺不得水，你須牽往池上飲些。」祿哥聽說，扯了馬，帶到別處池上，飲了水，牽馬回家。路上遇著賣舊馬槽的，說了價錢，叫人抬到家中，放在樹下，把馬拴好。匡胤便問：「這是何處來的馬槽？」祿哥道：「孩兒在路上見了，買回來，便好喂料。」不多一時，祇見賣馬槽的來稱銀子。祿哥即時稱出了八分銀子與了他。鄭恩說道：「樂子的姪兒娃娃，真正中用，連喂馬的槽兒多想到哩。」那賣馬槽的也插嘴道：「你家這個學生，委實伶俐，會買東西，我這口馬槽原是五錢銀子打的，這學生祇一口還我八分銀子，再也不肯加些。我祇因譬如被柴殿下奪了去做當官馬槽，分文沒有到手，所以折本的賣了，不然怎肯自送與他？」匡胤聽了這柴字，連忙問道：「伙計，那柴殿下叫甚名字？生的怎樣相貌？你可知也否？」賣槽的道：「他出入坐著暖轎，跟隨人役前呼後擁，嚴禁非常，來往的人祇好遠遠站開，誰敢睜著眼珠兒張他？所以並不知他相貌怎的，連及他的名字也不敢提著一聲，誰肯捨這性命，輕送與他？客官也不要在此裏惹禍，且添上些銀子來，好待我去。」匡胤見他是個老實人，遂摸出一塊銀子添了，他便去了。匡胤叫聲：「三弟，你聽見那人說麼，這個柴殿下，莫非就是柴大哥不成，但名字又沒打聽，相貌又不得見，我們往那裏去探聽纔好？」鄭恩道：「聽他說這個姓柴的，想來就在此處，樂子卻有一個主意，我們到了明日，祇在街上去鬧撞，遇著了坐暖轎的，就拿住他，掀開轎簾瞧看，是便是了，若不是，再作商量。」匡胤道：「你又來粗鹵了，這事須要慢慢打聽，方纔無礙。」

二人閑話之間，不覺日色西垂，天氣傍晚，韓素梅又收拾出酒肴果品，二人用了，打點安寢。匡胤雖與素梅重逢，乃是正人君子，仍與鄭恩同房共寢。當夜無話。次日，祿哥打點行頭，仍要往街上博魚。匡胤道：「祿兒，你住在家中，衣食不缺，也就罷了，何必再去做這道路？」祿哥道：「孩兒在家空閑無事，且出去胡亂贏些銀子回來，每日多買幾壺好酒，敬我三叔，也是好的。」鄭恩聽說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二哥，這孝順的姪兒娃娃，樂子的造化，叫他耍耍去罷。」祿哥聽罷，心甚喜歡，出了門，往街上買了一尾活魚，用柳條穿了，提在手中，仍前吆喝博魚。說也奇怪，遇著人來博的，這八個銅錢丟將下去，就像北新關抽稅一般，祇有贏，沒有輸。這錢乃是金口玉言說定的，要河就河，要字就字，監賭神祇管定。那有走移之理。當時祿哥贏了錢，提了魚，就往店舖裏沽了美酒，奔回家來，備了菜蔬，就與匡胤鄭恩同飲。鄭恩大喜，問道：「姪兒娃娃，今日贏了多少？」祿哥滿面堆笑，答道：「靠父親的恩，三叔的福，往常不過分數銀子，今日有了父親的喝錢神法，遇人來博，姪兒喝字就字，喝河就河，無不應驗，七八個人博我一個，都被我贏了，共有五錢銀子。」匡胤聽了，暗暗歡喜。自此，一連三日，都是得彩而回，把個鄭恩吃得薰薰快樂。

到了第四日，等到晌午的時候，不見祿哥回來。鄭恩叫聲：「二哥，這娃娃這時還沒有回來，定是贏得多哩，樂子今日的酒星旺，停會兒祇怕沒有這量來裝哩。」正在說話，祇聽呀的一聲，推進門來，祇見祿哥掀胸露腹，撇嘴蓬頭，眼帶淚痕，沒精打彩的走進門來。鄭恩問道：「娃娃，你今日沒有贏麼？」祿哥不應。鄭恩連問數聲，祇是掩著眼立著，並不答應一聲，急得鄭恩心中焦燥，口裏罵道：「你這驢球入的娃娃，樂子問你，怎麼聲也不應，做這模樣？輸贏勝負，世之常事，你便做了啞巴兒，也該應啣一聲。」那祿哥總不答應，撲簌簌下淚來。匡胤見了這等光景，便問道：「祿兒，你今日敢是吃了人虧，所以如此麼？若果有人欺負你，可說來，我與你出氣。」祿哥把嘴一噘，說道：「父親雖然猜得不錯，祇是這口氣有些難出，欺負我的又是個都根子主子，好不了得。」鄭恩慌問道：「姪兒娃娃，這個都根子主子，是甚驢球入的？你快快說來，樂子和他見個高下。」

祿哥道：「說來也是徒然，這個欺我的，就是本處韓元帥的公子，今日叫我去博魚，一連博了五十多下，分毫銀子也不給，倒把我這尾魚搶去，這都根子，卻有誰人敢去惱他。」鄭恩聽了，氣得一腔心內煙生，兩太陽中火冒，用手指著外邊，高聲罵道：「這驢球入的，敢是吃了熊的心，豹的膽，來太歲頭上動上！那裏有博錢不給，反欺負樂子的姪兒，慢說他是狗元帥，就是京城裏的皇帝老子，樂子不怕半毫，也要與他拼著一遭。姪兒娃娃，快跟了樂子，尋到他家裏，與他算帳。」匡胤道：「且慢，祿兒，我且問你，這韓元帥你可知他叫甚名字？」祿哥道：「他的名字，孩兒不曾曉得，祇聽見人說叫甚麼通臂猿。」匡胤對鄭恩說道：「三弟，莫非就是韓通這廝不成？」鄭恩道：「這驢球入的怎能到得元帥地步。」匡胤道：「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他的本領，也不在你吾之下，或者夤緣做了此職，也未可定。但事情雖細，不得不與他計較。明日原叫祿兒去博魚，你吾躲過一邊，且把他兒子誘引出來，俺們瞧他一瞧，是不是再作道理。」商議已定，過了一宵。

次日，各各吃了早飯，鄭恩拿了棗棍，同了匡胤，一齊跟了祿哥，來到街坊，買了一尾鮮魚。未到帥府門前，祇見那韓通的兒子坐在道旁一株楊樹之下，監著軍士在那裏刷馬。祿哥用手一指說：「他就是。」鄭恩把雌雄眼一看，叫聲：「二哥，這個不是韓通的兒子麼，待樂子打這驢球入的幾棍子，替姪兒娃娃出氣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且莫性急，先叫祿兒前去博魚，我且閃在一邊，你可上前與他算帳，他的老子自然出來護短，那時我便上前來，也祇打韓通，強如打這小子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言之有理。」便叫祿哥先去。

那祿哥手提鮮魚，走至樹下，叫聲：「公子，今日和你再博幾下，不要像昨日賴我。」那韓天祿見了，說道：「你這小兒來得正好，昨日那魚不鮮，今日把這尾魚抵了帳罷。」遂叫手下小廝上前奪魚。祿哥那裏肯放，叫一聲：「三叔快來！」鄭恩聽叫，飛奔上前，大喊一聲：「好狗子！怎麼叫這些驢球入的傷我姪子娃娃？」掄起棗棍，排頭的就打，早打倒了三四人，都是腦漿直冒。那韓天祿見了，認得是野雞林放馬之人，叫聲不好，回步便走。鄭恩那裏肯捨，趕上前，一把抓住了衣領，撇了棗棍，提起拳頭，盡情痛打。韓天祿喊叫不止，那裏掙挫得脫。卻早驚動了管轄門的官兒，遠遠見公子被人毒打，不敢停留，慌忙報進帥府裏去。此時韓通正在堂上傳齊軍馬，要往教場操演，聽了此報，心中大怒，發遣軍士先下教場，自己扎束停當，帶了手下兵丁，一齊出了轄門，撲到楊樹跟前，正見兒子被那黑漢毒打，心下十分暴怒。舉眼把黑漢一看，原來就是鄭恩，正是讎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大喝一聲：「黑賊！怎敢行凶！我今日正要報讎，你來得正好。」說罷，揮拳望鄭恩便打。鄭恩未及還手，早被匡胤看見，急將鸞帶迎風一掙，變了神煞棍棒，飛身躡到跟前，喝聲：「韓通休得恃強，俺來也。」提起神煞棍棒，往肩窩上打來。韓通回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連忙將身一閃，棍棒落空，舉步要走。匡胤怎肯容情，趕上前，又是一掃腳棍，祇聽撲的一聲，韓通跌倒在地。匡胤丟開棍棒，伸手按住，舉起拳頭，照臉而打。鄭恩見匡胤把韓通打倒在地，叫道：「二哥，你莫便放他，待樂子也來幫你。」遂把手故意一鬆，把韓天祿放走了去，自己跑到跟前，脫下一隻鞋兒，望著韓通沒頭沒臉亂打。韓通挨痛不過，哀聲叫道：「趙公子，求你容情，如今職掌元帥，比不得在大名府與野雞林的故事，求你留些體面。」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，韓通職專元戎，手下兵將甚多，難道元帥被人痛打，一個也不上前來救護的麼？看官有所未知，常言道：「當差的官面上看氣，行船的看風勢使篷。」若是韓通今日見了匡胤，破口大罵，喝令上前，這些軍士自然要來幫助，各要見功。今見自家元帥滿口哀求，祇要留些體面，就知道他是韓通的上風了。況且匡胤打扮一如行伍中人，相貌非凡，又是東京口語，知他是甚來歷！打得好，祇討個平安，打得不好，弄出大禍來，韓通不肯認帳，翻轉面皮道：「奴才，誰叫你們動手？」輕則捆打，重則砍頭，如何了得。況又勝負已定，縱使大膽上前，又恐投鼠忌器，既不能把行凶之人捉獲請功，反使自家元帥誤被傷了性命。所以能管不如能推，大家不敢上前動手。

不說韓通受打。再說晉王柴榮，奉旨調養姑母，代理監軍。這日府中無事，即命應役人等，擺駕往元帥府探望。將至帥府，正值韓天祿得空逃脫，見了那邊王駕到來，迎上前去。那些打執事的人員，認得是韓公子，不好攔阻。韓天祿跪在轎前，口稱冤枉。柴榮聽得有人叫冤，分付住轎。天祿口稱：「千歲，臣韓天祿，父親韓通，官居元帥。今日來了兩個遊棍，將臣父毒打，命在須臾，望千歲做主，剪除凶惡，救臣父微命。」說罷，祇顧磕頭。柴榮聽訴，不覺怒發，分付御林軍：「速去把惡棍拿來，待孤家親審。」御林軍不敢怠慢，拿了繩索，擁至跟前，將匡胤鄭恩圍住。早見一個軍士蹶到鄭恩背後夾領衣抓住，往懷中一拖，指望按倒了好綁縛，不想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動也不動。鄭恩正在拿了鞋兒把韓通打得高興，祇覺得領頭兒緊緊的有人揪住，拗過頭來一看，見是一個人抓住了他要綁，心中大怒，罵聲：「驢球入的，誰敢來拿樂子？」提起大拳，望御林軍祇一拳，不端不正，卻好打在腦上，祇聽那軍士唔的一聲，將身軀倒了下來。有分教——金石愈堅，仇讎頓釋。正是：

莫把親疏分美惡，祇將恩怨決從違。

畢竟那個軍士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